

冬天的窗外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1-03-07 12:20

收录于合集#李镜合 9个 >

又是周末了，上周是春假，全省大小学校放假一周，所以过去一周的早晨我都没有从房间窗户看到每天从家走路去学校的小学生们，或单独，或家长陪着，又三三两两，也会成群结队。倒是今天早晨看到对面两个小男孩各自背着一把铲子，逐个敲邻居的门，想是在询问是否需要铲雪，打工赚点零花钱。

我喜欢冬天早上看他们背着书包穿裹厚厚走路去上学，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和小朋友们一起分享一天的开始。想起来E.B.怀特写自己住在缅因州的时候喜欢每天傍晚从自己卧室看出窝下树觅食的浣熊，他详细记录浣熊妈妈最后接触地面的时候身子和脚是如何着地，是头朝下还是尾巴朝下，前脚还是后脚，”这成了一种日常，我熟知她的每一个动作，就像芭蕾舞迷熟知他喜爱的舞剧的每一个动作。”

有时我下课外出散步到学校边，还能看到刚刚放学的学生们，一些离家远的在校门口路边排好队，一个接一个跳上黄色的校车，也常有老师看护着，小学生们像一队企鹅一样慢慢穿过马路。

二月之后日子长了，七八点左右的天已经明亮，去年十二月和一月初那时候，一些早起的小学生路过窗外或者家门口的時候，东边的太阳几乎刚刚从云里升起来，新鲜得像是才几分熟的水煮蛋，中间红润，流动的，液态的，经不起天空突然颠簸。

这些小学生可能也不会喜欢每天上学，但我觉得他们不会像我这样的成年人用“日复一日”这样非常消极无奈的词汇形容自己的生活，除非是写作文从哪里抄来的自己也不太能体会的字句，不小心就超纲用了西西弗斯神话，为赋新词强说愁，小学生大概不会有每天一模一样日子望不到边的颓唐感受，他们像主席说的那样，像八九点钟的太阳，而且永远是八九点钟的太阳，热起来准备爱很多地球上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则要继续重复每天沉沦的轨迹。

去年十一月开始在家上网课之后，我每天至少有6个小时的时间坐在二楼卧室窗户向西的桌子前边，“幻想朝西的生活”实现了，夜晚却少有期盼，“醒来的第一缕阳光”，也不会“像梦里一样明亮”，而且也确实很久没做过有趣或值得怀念的梦了。成年人了，上课反而更容易走神，注意力涣散得很快，也可能是不再畏惧老师了，所以常常耳朵在听讲，两只眼睛看向窗外，冬天的窗外，一层一层的雪，铲了又落，周而复始，剪不断理还乱。

上周意识到已经是三月份的时候心里有点慌，害怕又看见旅鵒（北美知更鸟），我知道它们马上就要回来了，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年的循环就又要完成了，这种北美大陆最为常见的候鸟之一，秋末离开加拿大，飞往墨西哥这些温暖的地方过冬，但返回得非常早，很勤奋，主动舍弃剩下的年假，或像是忘了写请假条，其他候鸟还在南方晒太阳的时候，它们就急匆匆飞了回来，三月的某一天，地上还铺着雪的时候就能看到它们。去年三月有一天下午我在树林里散步，看到一群一群知更鸟，停留在树枝上，看到我路过，叽叽喳喳的声音停下，又呼啦啦离开树枝飞掠过雪地。天气暖和之后他们会慢慢分开，两两结伴，生子，夏天之后再去往南方。可能下周，我就能看到窗外出现了知更鸟呢？

好像有先兆，对于这种今年又开始重复的生活。去年读的最后一本书是马尔克斯的《爱情和其他魔鬼》，故事里写到发生在一个窗前的梦魇，“德劳拉神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个长发委地的少女，坐在一扇无始无终的窗户前吃葡萄，窗外是大雪覆盖的原野，女孩每吃掉一颗，葡萄串上就又长出一颗新的来。”葡萄吃下一颗又长出来一

颗，循环不断，像是卡夫卡描述中国的宫殿和城墙，走出一层，外边还是相同的一层，”穿过院落之后又是一座圈起来的宫殿，又是台阶和院落，又是一座宫殿，如此下去得要几千年。“很早就把卡夫卡翻译成西班牙文的博尔赫斯也几番用过这个意象，”那一天，皇帝带着诗人参观皇宫...园子里的铜镜和错综复杂的柏枝围篱，已经开始表明这是一座迷宫。“他也写过被困住的梦，”你并没有醒过来，你只是回到前面的梦中罢了。这个梦又在另一个梦中，就这样直到无尽无休。”

这种循环重复虽然可怕，但也整洁，习惯了之后，把自己当成齿轮的一齿就好，不断和生活滚动咬合，推着生活其实是被生活推着，看似一直往前，却是在原地踏步，但可以早早放弃走出迷宫的可能。葡萄藤蔓般缠绕的还有另外一种毫无规则的迷宫，噩梦一样，那才如不甘心的生活一般，”到处是此路不通的走廊、高不可及的窗户、通向斗室或者桔井的华丽的门户、梯级和扶手朝下反装的难以置信的楼梯.....多年来它们经常在我恶梦中出现；我已经记不清哪一个特点确有其物，哪一个是夜间乱梦的记忆。”

侥幸我现在生活的迷宫并不如那样可怕。因为这边的疫情是从去年三月开始的，又一次步入三月之后，我觉得今年至少在夏天结束之前，我可能不过又是在重复去年的生活，虽然这是自然界最自然的事情，去年经过的玉米地，又再次会被翻耕，播种，长苗，抽穗，最后是八月待摘的玉米，还有雪化，水流，花红，叶绿，钓鱼的人待划船的人刚走，把钩子抛进河里，树林或者河边的步道逐渐多起来散步或者骑行锻炼的人，夏天就来了，夏天能发生的事情我也可以想象得出来，甚至在路边跑步的时候遇见多少头鹿，我心里也有个八九不离十的数。

可能是因为不是特别清楚未来，至少明年会如何，所以现在对眼前发生和很快将要发生的重复突然警惕起来，害怕。以前很少这样。

还好我窗外看到的不是一直不断重复吃葡萄的女孩。我每天坐在窗前开始上课之后就会看外边发生什么，先是对面邻居的妈妈开车送孩子上学，冬天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早晨天气又很好的时候，那个孩子就会在门口的雪堆上打滚不想去学校，旁边常常会站着一只他们家的猫。我后来在外边见到他们，知道了妈妈和孩子的名字，他们家有两只黑白花色的猫，其中一只喜欢穿过马路到我家后院，他们家后院好像有一条猫猫们都喜欢走的秘密便道，我见到好几只不是他们家的猫也喜欢在那里出没，当然Emerald和Matisse也常去对面邻居家。当然他们家的房子也很漂亮，湖蓝色，两个对称的老虎窗（dormer window），我很幸运对面的邻居的房子如此漂亮，下次见到想这样告诉他们。

工作日的每天多是遛狗跑步的人，天气好时候也总有散步的人路过，当然多是不用上班的老人，或者恰好不用工作上课的年轻人，最常见的是隔着一条街之外的一个老奶奶，大概每两三个小时就会出门遛狗，不知道是狗狗想出门还是自己想多出来走走，反正他们应该都很开心。是一只体型很大的黑犬，遛狗绳也很长，常常是先看到一只大黑狗出现，像是老式蒸汽火车头，然后是长长的绳子，再之后是穿着厚厚黑色大衣的老奶奶，绳子和老奶奶的帽子都是红色的。

还有各种品种大小颜色不一的狗和主人一起出没，然后就是猫，Matisse和Emerald喜欢在室外活动，尤其是Emerald，零下二十度也不怕，当然可能是为了避开和讨厌的Matisse同处一室。它们其实走得都不远，基本都在家附近五十米以内，比狗狗还乖，有时候在外边看到Matisse跑得稍微远了，只要喊一声，它就哒哒哒地冲你跑回来了。大部分时间两只猫在外边溜达一会儿，就会回来卧在门廊上睡觉或者看风景，一边等着给它们开门进屋，也可能是在别人家的门口，Emerald喜欢卧在斜对面那户人家，家门口摆着一尊黑色的石佛，旁边是一组圣家族灯，耶稣降临的马槽，圣诞节的时候放在这里，现在晚上还亮着。

猫的耳朵灵敏，所以不理你的时候真的就是不想理你而不是没听到，我从窗户里看到它们在外边的时候，轻轻敲一下窗户，它们都会察觉，也可能是熟悉我和窗户的接触？附近还有其他喜欢户外活动的猫，一些胆子大的常会跑到家门口卧在那里，还要求进屋，东侧邻居的小猫petite boule只要在外边看见我，就一门心思想进屋，开关门稍不注意它就冲进来了。还有一两只爱串门的猫，但不知道是哪家的。从窗户里看路边，除了对面邻居家的两只，还常见另一只橘猫，还有四五六只其他花色的猫，不知道它们是不是住在这条街附近，还是每天要跑一段距离才会到这里呢，我平时跑步散步走得稍远一些，也能在其他几条街见到猫们，当然更多的猫都呆在室内，蹲窗台上观察白日无人的街道，至少冬天如此，夏天可能更愿意出来一些。这里平时车很少，猫猫们倒也安全。我最近就趁着外边没人没车的时候带Teo出门看看，它很喜欢，四处好奇地打探，虽然有车路过的时候听到噪音会突然吓到自己。我也喜欢带它出去，不然另外两只猫都出去的时候，看它自己经常蹲在屋里每一个窗台上独自看外边，很难过的样子。好像是一些时候的我自己。

一些常从窗外路过的人，我也差不多记住了他们的样子，偶尔路上见面，如果问了，也知道他们住在哪条街，叫什么名字，常碰到隔壁一条街的Marie，她说她老家在Le Patrie，靠近美国边境的一个小镇，我说我去过那里，她说真的么？很小的地方。我当时特意绕路去了那里，是因为觉得这个名字真的很好，La Patrie, homeland，家乡的名字就叫家乡。

Marie常常下午三四点出来散步，和其他一些人一样，有很规律的生活作息，几点出来走一趟，几点出来遛狗一次，我差不多到那个时间抬眼看窗外，或早或晚就能看到他们路过。至少快递员在家附近派件时间每天都在十点半和十一点之间，我如果刚好课间休息，就下楼给猫开门的时候亲手接过来，说声早上好，谢谢您。

除了人类之外，就是很多鸟，一些留鸟冬天也在附近，几只红雀和冠蓝鸦，乌鸦住在另一条街，银鸥在公园和主街附近，教堂后边的电线上有一窝鸽子，总是缩着脖子蹲成一排，傍晚的时候起飞，安静的冬天里，尤其是周末的早晨，鸟的叫声或者仅仅看它们在天空飞过去就可以唤醒心情（乌鸦除外）。

还有很多其他从窗户看到的人物事心，都很琐碎和无用，聊作又过去一天的填充剂，因为是别人的生活，仅仅是远远的一次几秒窥探，就可以欣欣然想象起来，而自己对自己的一天或者之后的几天或者之后的几个月已经了然，无非是干瘪的存在，难吃的薯片一样，所以这样说，冬天窗外看到的一切都该是我自己生活的防腐剂，让我保持一点还有的还没来及变质的新鲜。

家里的三只猫Emerald, Matisse 和Teo也都喜欢卧在我桌子旁边的窗台上看窗外（当然是轮流，不然卧不下），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可能是第四只猫，每天也好奇又不为什么地看着窗外，别人的生活如何呢？

猫猫不会想着这么远，我会，所以我比猫猫多一点烦恼。

晚安，周末愉快，赏个买酒钱啦。